



## 难忘童年的双抢时节

■ 咸宁 吴长海

每到农历六月底,就是农村最繁忙的“双抢”时节。所谓“双抢”,就是抢割早稻和抢插晚稻。四五十年前的农村,种田都是依靠人工早晚连作,早稻收割后接着插晚稻。所有的男女劳力都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,没日没夜拼了命挣工分。那时工分就是命根子,一个农村家庭,如果没有劳力,缺了工分,那过日子的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。一般孩子多的家庭,劳动力少而吃口很多,不但年底要超支,平时也会饱受白眼。由于没有工分,只好忍气吞声。

到了后来,每逢到了“双抢”的时候,生产队怕早稻抢收慢了耽误晚稻抢插,就采取割谷插田承包的方式。这样每家每户都可以发挥在家里度假的中小学生的作用,让他们帮助大人插田或者割谷,最大程度地为家里多挣工分。这样既让学生们得到了锻炼,逐步养成爱劳动的习惯,也能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。两全其美,何乐而不为呢?

我家有八口人。我是家里的长子,手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。家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,属于家大口阔的家庭,也是大超支户。每年年底,总是要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那些进钱户说好话,让他们给家里抵一部分欠账,到第二年再慢慢还钱。不然,就不能将过年的口粮分回家。那时我们村里有个金爷,由于人口少劳力多,每年都进钱,他总是很愿意帮忙,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。

“双抢”最难的是抢割,也是农民最劳累的时候。早晨四点钟天还没亮就起床,一丘田(两亩到三亩)的稻谷割完后,一般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捆谷,中午由于天太热温度太高都在家里休息。但那时正是经常“走暴”的季节,本来明明是大太阳天气,一会儿就乌云突变下起暴雨来,让人防不胜防。每逢这个时候,父亲一声令下,我们就全家出动。我和两个弟弟光着上身往外

冲,父母拿起冲担和草要就往田里跑。有时正在吃饭的人看到天气变了,也要立马丢掉饭碗。我们三兄弟跑到田里就开始合谷,等父母来了就可以捆谷了,要争取在大雨来临之前将割掉的稻谷捆完,捆完的稻谷放在田埂上就不要紧了。不然,稻谷被大雨冲了,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。

“双抢”最辛苦的是晚稻抢插。我们一家人每天都要插两亩多田,可以挣五六十个工分。这中间,也有我们三兄弟的很大功劳。父母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起床,悄悄搬起秧马就去田里扯秧了。等到早晨七八点时,两亩多田的秧头就差不多准备好了。吃了奶奶做好的早饭后,我们三兄弟就跟父母一起从家里出发,来到了早就整理好的那个三斗丘里,不问青红皂白,下田就拼命插起田来。我们三兄弟都是插田高手,插田速度很快。特别是二弟最厉害,一会儿就跑到我们后面去了(插田是向后移动,越在后面的人越厉害),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。有一次,公社团委组织插田比赛,十二岁的二弟作为选手参加了,居然在四十多个选手中得了第一名,这让二弟名声大振。一时间,好多人都知道我们湾有一个很会插田的小男孩。

插晚稻也是很辛苦的,一般来说,晚稻都要赶在“八·一”前插完,当时叫做不插“八·一”秧,只有少数是在立秋才插完的。因为这时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候,田里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,双脚泡在水里,滚烫滚烫的,让人十分难受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肉嫩,热水能将我们的小腿泡得通红通红的呢!

“双抢”是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,也是每个家庭挣工分最多的时候,同时也是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孩子最开心的时候。我想,我们跟着父母一起,就是再苦再累,只要是能够为家里挣工分,想想年终分口粮时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,心里也是甜滋滋的。



## 蒲扇轻摇的夏天

天津 陈虹

过了夏至,母亲就早早地把她那把旧蒲扇找出来,蒲扇放在一个塑料袋中收纳,母亲用清水洗过蒲扇,放在院子里的阴凉处风干。晒好后的蒲扇带着麦秸的芳香,又有清凉的水意。母亲拿起蒲扇,一下一下地摇动着,有凉凉的风轻轻袭来。我嗔怪母亲说:“您怎么还用蒲扇呀?这家里有空调,有电风扇,哪个不比您扇子轻快。”母亲笑了:“空调太冷,电扇风硬,这哪有用蒲扇方便呀?”我还想开导母亲几句,母亲斜了我一眼:“你们小时候的夏天,不就是摇着蒲扇过来的吗?”我竟一时语塞,无法反驳。

蒲扇是用蒲葵叶制作的,有的地方叫芭蕉扇,取材于自然,朴实、平凡,然而,它就像有魔法,就那么轻轻一摇,摇来了妙趣横生的童年,摇来了恬淡悠长的生活,也摇走了年华如水的光阴。蒲扇价格便宜经济实用,一把只要三五毛钱,从前,每户人家都有好几把蒲扇。新蒲扇买来后,母亲会用碎布条一针一线将扇边缝起来,这样即美观,又让扇子结实耐用。

每个夏天,蒲扇都与母亲如影随形。做饭时,母亲要用蒲扇去扇旺灶膛里的炉火;下田劳动时,母亲要用蒲扇遮住耀眼的阳光;午后在葡萄藤下打盹,母亲就慢悠悠地摇着蒲扇,在蝉鸣中浅浅睡着;遇到哪个孩子淘气惹祸了,母亲一扬手,蒲扇啪地一声落在孩子的屁股上,把孩子吓得一激灵,向母亲保证以后不再淘气。蒲扇打人那是雷声大雨点小,只是吓唬孩子而已。到了晚上,父亲就在院子里搭上凉床,铺上凉席,我和姐姐躺在

上面,一边数星星,一边听母亲讲故事。母亲坐在竹椅上,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,既赶走了蚊虫,又送来了清凉。那时的夜晚,天空中繁星点点,明月皎洁,身边有虫鸣悠扬,蛙声阵阵。

我们缠着母亲给我们讲故事,母亲没有多少文化,可各种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,却是信手拈来。月光下,母亲讲夸父逐日的故事,讲嫦娥奔月的故事,也讲吴刚伐桂的故事。年复一年,吴刚总是砍不断那棵月桂树,年幼的我们,也期待着八月十六那天,那从月亮上掉落的一片树叶,会落入谁家?会落入我家吗?那样,我家就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了。

每个夏夜,在蝉鸣蛙鼓的伴奏下,在母亲讲的故事中,我总是很快就酣然入梦,睡意朦胧中还能感觉到母亲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,凉风习习,清爽惬意。醒来时,已在屋里的木床上,我是怎么被母亲抱进屋的,一点也不知道。

“扇子扇凉风,扇夏不扇冬。有人问我借,要过八月中。”眼前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,她手中轻摇着蒲扇,说着蒲扇的俗语,话语中似乎都是对往日的怀念。现在回想童年时的夏天,应该也很燥热,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,只有蒲扇摇来的清凉,和无数夏夜与母亲乘凉的画面。从前的漫漫长夏,蒲扇轻摇,那悠然扇底风,在这个夏天又缭绕在我心上,似乎我还是稚嫩懵懂的孩童,母亲也容颜未老,青丝依旧。

## 变码记

■ 合肥 李云斌

暑假前和孙子约定去看海,进入七月中旬,儿子做好攻略,选定福建某岛屿,合肥出发,四个多小时动车直达。准备七月十五日出发,网上预订车票,预订好临海的酒店,十八日返回,一切均按计划进行,整装静候出发。十四日下午登录目的地网站,当地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,岛屿上几个小区变为风控区域。为避免进入疫区给自己和居住地带来风险,儿子果断取消预订的车票和酒店,终止行程,庆幸发现及时,躲过一劫。

十九日上午,我们分别收到市防疫指挥部发来的信息:“经大数据排查,你近14天内有过疫情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,请你不要外出,不乘坐公交地铁,不到人员密集场所,并立即向市防疫办或所在社区(村)和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备,按要求落实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。”我一头雾水,一直没有离开居住地,十六日刚参加核酸普查,结果呈阴性,以为防疫办发错信息。正在怀疑大数据排查的结果,又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核实个人信息,对方客气地询问:“请问你最近外出了吗?”如实回答已很长时间没有离开过居住地,防疫办工作人员满意地回答:“好,谢谢你配合”。至此终于明白是没能成行的旅游惹的祸,我以为说明情况,没有给其他人带去风险,一切自然平安无事。

二十日中午再次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安康码提醒:“你好,你的安康码状态已从绿码变为黄码,原因是你属于可能暴露的重点人群,请你及时与所在社区联系,自觉配合执行疫情防控政策,尽量不要外出,确需外出请规范佩戴口罩。你可通过安康码亮码界面我要申诉功能,上传3天内2次(间隔24小时)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申请转码。经所属区域安康码后台管理员审核通过后,即可转为绿码。”旋即点开安康码,果然由绿变黄,顿感事情不像想象的简单。三天两检并不可怕,没去过高风险地区,查看1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,关键三天内背负黄码,只能宅家,所有公共场所都不能涉足,将给全家人生活带来不便。

立即拨打市防疫指挥部电话申诉,工作人员核对个人信息,听到我急促不安的话语,安慰我不要急,三天两检为阴性即刻可转绿码。我反复说明自己没有外出,大数据既然能筛查出我去高风险地区旅游,也应能筛查出我实际未能成行,工作人员再次耐心核对信息,告诉会把情况转给居住地街道防疫办,由他们进一步核实后处理,要求我保持电话畅通,也可自己点开安康码按照提示申诉。挂断电话,打开安康码,点击“我要申诉”栏目,按照提示步骤,填写完信息,截屏十六日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和行程码并上传。大约十分钟左右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,核实信息确认后同样安慰我别急,后台会及时处理。又过约二十分钟,打开安康码,欣慰的是已恢复绿码,再次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,询问是否看到处理结果,我连连道谢。二十一日下午又接到市防疫指挥部发来信息,询问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。一场虚惊,让我感受到现代信息的快捷,感受到各级防疫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。